



川剧

55

金馬門

重慶人民出版社

金

(高腔)

張德成 李明璋 黃景明整理

場次：	第一場	齋	書
	第二場	醉	嘆
	第三場	荐	本
	第四場	醉	寫
	第五場	醉	罵
	第六場	吟	詩
	第七場	驚	吏

人物：徐孝德——(末)簡稱“徐”
賀知章——(正生)簡稱“賀”
楊國忠——(粉淨)簡稱“楊”
高力士——(丑)簡稱“高”
唐明皇——(生)簡稱“帝”
李 白——(正生)簡稱“李”

蒼 头——(老丑)簡称“蒼”
安 祿 山——(武生)簡称“安”
楊 貴 妃——(旦)簡称“妃”
黑利母特——(淨)簡称“黑”
柳 子 春——(丑)簡称“柳”
何 二 流——(丑)簡称“何”
書 僮—— 簡称“僮”
宮監、宮娥、役卒等多人。

第一場 齎 書

(徐孝德內唱“点絳唇”头子)

徐：(唱)待漏隨朝，

(徐孝德上)

(賀知章上)

賀：(唱)玉宇無塵，

(楊國忠上)

楊：(唱)靜悄悄。

(高力士上)

高：(唱)河漢星移，

徐、賀、楊、高：(合唱)曙浸天將曉。

徐：（詩）香烟靄靄紫霧騰，

賀：（詩）珠帘半卷透瓏玲，

楊：（詩）氤氲籠罩長生殿，

高：（詩）鳴鞭三响拜彤庭。

徐、賀、楊、高：請了！

高：徐老大人今日何本奏聖？

徐：渤海國差來使臣晉見，特奏君知。

賀：笙簫一派。

徐、楊、高：聖駕臨朝。

（宮監等拥唐明皇上）

帝：（唱）紫檀香飄，桂殿蘭宮烟裊裊。晨曦微露，金風拂赭袍。

徐、賀、楊、高：（合唱“滴流子”）金堦下揚塵舞蹈，丹墀上齊賀聖朝，文武臣山呼拜倒，愿吾主社稷堅牢！

帝：（詩）旭日瞳瞳照萬邦，祥雲五色映垂裳，羽衣不奏人間樂，寶鼎時焚異國香。

（白）高力士！

高：侍候萬歲。

帝：傳孤口詔：有事出班啓奏，無事卷帘退班。

高：是。万歲口詔下：有事出班，无事退朝。

徐：臣有本奏：渤海国差來使臣朝覲，无旨不敢上殿。

帝：吩咐御前侍衛，搜檢明白，宣上殿來。

徐：領詔。（向殿外）渤海使臣上殿朝參！

（番使黑利母特应声：“來了！”，上）

黑：（念）孤身使異国，又是一重天。

（白）渤海国使臣黑利母特叩見上邦天子万万歲。

帝：起去。（番使起立）汝国遣使天朝，有何奇珍異宝貢獻？

黑：土未崩來地未嘯，无有珍宝進獻；茲有国書一封，請君御覽。

帝：如此表文呈上，暫回館驛候旨。

（高力士接过表文，置于案上）

黑：拜辞。（轉身，念）权为連环表，准备起狼烟！
（下）

帝：高力士，將表文展开，待孤龍目一覽。

（唱“窄地錦”）觀字形犹如龍蛇迹，龜紋難辨甚稀奇，亦非伏羲八卦体。唐室恨无孔

仲尼！

(白)寡人龍目昏眩，众卿讀來孤听！

徐、賀、楊、高：(合唱)鴉飛兔走鳥獸迹，縱橫滿紙甚手筆？亦非甲骨、正、草、隶，臣等自愧非倉頡。

(白)臣等才疏學淺，一字不識。

帝：了得！汝等枉為大臣，竟如此淺學，將何以發落番使？倘吾國示弱于下邦，必然興兵來犯，干戈一起，黎民塗炭，社稷之憂，汝等于心何安！孤再寬逾汝等限期，若再不能認識，三日停俸，六日停職，九日無人，一律交刑部治罪。擺駕！

徐、賀、楊、高：万歲……

帝：(唱尾煞)眉头深鎖添愁緒，碌碌庸才着紫衣！

(下。宮監等隨下)

徐、賀、楊、高：(唱)龍顏一怒百僚危！

(同下)

第二場 醉 嘆

(李白上)

李：(引)筆掃風云氣萬千，詩驚星斗落江寒，高標傲塵俗，邀明月金樽常滿。

(詩)紅稀綠密葬花天，青衫孤客醉留連，袞袞冠蓋滿京華，誰識李白是謫仙！

(蒼頭暗上，侍立)

李：想我李白來京赴選，可恨試官作弊，未能平步青雲，反受了許多骯髒臭氣；多感翰林學士賀知章慧眼青睞，挽留府中，詩酒酬和，引為知己。今日賀兄上朝未歸，官館寂寞，權且獨酌賦詩，以遣愁懷。蒼頭，蒼頭，蒼……(見蒼頭正打瞌睡)哎，你怎麼打起瞌睡來了？

蒼：李老爺，小人愛打瞌睡也是有來歷的。

李：什麼來歷？

蒼：我家賀老爺，最喜深夜飲酒作詩，我們為奴作婢的又不得不在一旁烹茶奉水，夜間不眠，白日自然是昏昏欲睡，所以我一天到晚

茶不思，飯不想，只想……

李：吃酒？

蒼：睡覺。府中人等見我愛睡，就与我取了个綽号叫做睡中仙。

李：那我愛飲酒該叫个什么綽号呢？

蒼：就叫酒中仙。

李：什么？

蒼：酒中仙。

李：二仙同作逍遙游。哈哈，有趣，有趣！睡中仙，快与酒中仙把盞溶墨。

（唱“粉蝶兒”）如夢浮生，浪迹天涯獨此身。
百歲光陰如彈指，功名富貴等浮雲，怎似我
章台走馬，月下高吟，寄新詞莫負金樽，賦
悲歌氣奪五陵！（提筆賦詩）

（念）“君不見，黃河之水天上來，奔流到海
不復回；君不見，高堂明鏡悲白髮，朝如青
絲暮成雪。人生得意須盡歡，莫使金樽空
對月……”（調筆）蒼頭……啊，睡中仙，你
可知我何故淹留京中否？

蒼：小人不知。

李：我乃四川綿州人氏，五歲習文，七歲學詩，自號青蓮居士。世人見我詩句出塵，呼我為錦心綉口李謫仙。是我秉性豪放，志在遨遊，意欲覽盡天下名山大川，遂先登峨嵋，次游雲夢，復隱于徂徠山，與孔巢父等六人為友，號為竹溪六逸。

(唱“迎仙客”)我本是西楚狂人，天上謫星，豈效那彈鋏之士，依附豪門！伴知己竹溪六逸，醉送斜暉一曲琴，試看那翠竹蒼松，壓賽過蓬萊仙境。

蒼：李老爺，我只要一把竹躺椅就夠了，不敢想“紅緞被面綉花枕”！

李：你怎麼又想到睡覺上去了？我說的是“壓賽過蓬萊仙境”。

蒼：啊，我的耳朵是不中用了。

李：後來我聞听湖州烏程酒味甚佳，不遠千里而往，在酒肆開懷暢飲，旁若無人。适迦叶司馬經過，聞我狂歌，遣人詢問，我即隨口答詩四句。

蒼：是那四句？

李：“青蓮居士謫仙人，酒肆迷名三十春，湖州司馬何須問，金粟如來是后生。”迦叶司馬聞言大驚，遂留飲十日，臨別贈言：“以青蓮高才，取青紫如拾草芥，何不往長安一游？”是我言道……

蒼：“請酒”？

李：（被提醒了，摸酒杯）唔，酒冷了，快去燙熱。

蒼：是。（燙酒重斟）

李：彼時我言道：“方今朝綱穢亂，裙帶當權，請托者登高第，納賄者獲科名，非此二者，雖孔孟之賢，晁董之才，無由自達……”唉，蒼頭，怎麼你又在打瞌睡？

蒼：（醒）唉……

李：既然疲倦，索性你就去酣睡一時吧！

蒼：李老爺，後來又怎樣呢？

李：你听！

（唱）迦叶司馬告諄諄，他言道太白詩賦，長安聞名，何愁个無人荐引！因此我長劍空囊赴帝京，紫極宮幸遇賀翰林，通款曲相見恨晚，金貂當酒惜惺惺。

蒼：怎么說來說去还是吃酒？

李：不飲酒未必学你打瞌睡嗎？

蒼：小人已不想睡了呀！

李：会說話，賞酒一盅。

蒼：謝賞。（飲酒）好酒呀，好酒！

李：你家老爺將我邀至府中，結为金蘭。光陰荏苒，不覺試期到了！

（唱“天下乐”）猛可地試期已近，举子紛紛赴貢門，俺李白才華似錦，安排一战躍龍門。我只想步蟾宮邀嫦娥共飲，方不負此身，誰知受辱二奸佞，誤了某錦綉前程！

（白）你道那南省試官是誰？

蒼：哪一個？

李：却是那貪婪无厭的国舅楊国忠，監試官也是个不学无術的奴才高力士。他二人哪里是在为当今选拔英才，明明借科場大开賄賂。是我未送贊見礼，交卷之后，竟还要李老爺面試。

蒼：面試就面試，未必你还懼他兩個酒囊飯袋不成？

李：懼他何來！我便說道：“宗师請出題！”楊國忠便道：“受我一對：‘天上月圓，人間月半，月月月圓逢月半’。”

蒼：淡話嘛！我都對得起：“人家睡醒，我才睡着，不易睡醒易睡着”。

李：太不高明了！我對的是：“今夕年尾，明朝年頭，年年年尾接年頭。”

蒼：對得好！

李：不想那高力士也一口接過，說道：“李白，再受一對：‘做春夢入秋闈不知冬夏’。”是我對就：“坐南宮守北殿也是東西？”

蒼：罵得好，罵得好！

李：氣得高力士瞠目結舌，無言對答。楊國忠又道：“再受老夫一對：‘兩猿截木山中，這猴兒也能對鋸（對句）’。”是我對道：“匹馬陷身泥內，看畜生怎樣出蹄（出題）！”罵得那國賊勃然大怒，提起珠筆噉，噉，噉！

蒼：將你點為首名狀元？

李：將我的試卷一陣亂塗，說道：這等狂妄書生，只能為我磨墨捧硯！高力士又說我只能

与他寬帶脫靴，說罢竟將我趕出貢元門外。
唉！方今之世，正所謂：不在文章高天下，只
要青蚨中試官。如此宦場，焉得不朽敗乎！
(拍案，几乎將酒傾倒)

(唱“哪叱令”)思想起怒難平，恨不得 扫 尽
奸佞！我这里上万言治世宏論，他不該 索
賄賂鬻官賣名，楊国忠似姤賢伯嚭，高力士
如弄权趙高，俺李白倒做了洛陽蘇秦！

蒼：李老爺不要嘔氣，听蒼头來劝你呀！

(唱“上小樓”)休得要氣憤填膺，何必 嫉 小
人！一个是依附脂粉，寅緣裙帶，恃寵橫
行；一个是逢迎聖上，借权势复雨翻云。
有一日神人共忿，自有个报应分明！

李：(唱“尾煞”)李白从來无私忿，惟有詩酒可
陶情，恨不將西湖作酒樽。

(賀知章上)

賀：(唱“六么令”)心中叵耐，恨北夷太弄乖，番
書字迹实難解，教人愁滿怀，九日何处訪奇
才！

(嘆气介)唉！

李：賀兄朝罢归来，何故憂悶？

賀：賢弟不知，只因渤海國廣來番書，滿朝文武皆不識認。陛下傳旨，若再無人識得，三日停俸，六日停職，九日問罪，你叫兄怎的不愁？

李：惜乎小弟去科名落孫山，不能與陛下分憂！

賀：听賢弟之言，莫非能識此書？

李：女真文字，粗識几个。

賀：不想賢弟如此博學，兄即刻上殿保荐，陛下自有封賜。正是：怀才不遇运未通，沙灘淺水困蛟龍。（下）

李：灵芝多被荆棘誤，几人慧眼識英雄！（下）

第三場 荐 本

（賀知章上）

賀：（念）举荐回天手，制服挑釁人。

（白）臣賀知章見駕。

（唐明皇在幕內对白）

帝：何本奏孤？

賀：臣举荐一人，識得番書文字。

帝：何人？

賀：綿州名士李白，客居臣府，此人博学多才，只因去歲試官嫉賢，鵬程未遂，自愧青衿寒儒，不能与君王分憂，望陛下大小賜一恩典。

帝：依卿所奏，恩賜翰林學士，紫袍金帶、烏紗象簡，三日之內上殿謝恩、覲表。

賀：領詔！（下）

第四場 醉 寫

（宮監等引唐明皇上，楊國忠、高力士隨侍）

帝：（引）求賢若渴，原只冀永奠山河。

（白）高力士，速宣學士李白上殿！

高：領詔！（下）

（李白內唱“端正好”頭子）

李：（唱）葡萄美酒玳筵開。

（高力士導李白上）

高：學士公走快点，萬歲宣詔得急！

李：高力士，慌些什麼？

高：呸！难道你不知太子呼我为兄，諸王称我为翁，滿朝文武誰不叫我一声高公公；咱家这个“高力士”，豈是你叫得了的？

李：叫不得？叫不得待我轉去飲酒。（欲返）

高：叫得，叫得！快走嘛！

李：（唱）醉听杜宇喚春回。（跌倒）

（白，向高）來！快把李老爺摻扶起來！

高：嗨呀呀！咱家只摻扶当今天子的金身玉体，誰來扶你这醉鬼！

李：你不扶？那我就在这里睡到明朝。

高：我扶，我扶，你要我扶得贏嘛！（扶起李白）
学士公，你怎么这样重啊？

李：豈不聞“翰林身价重如山，”怎似尔輕賤之輩乎！

（唱）何來丹書酒旂外，驚断新詩韻未諧。
行过九曲御河界，又行过層層白玉堦。文華殿前身下拜，醉意朦朧眼倦开。

（白）臣青蓮居士李白見駕。

帝：宮婢，快將学士扶起，綉榻賜坐。

李：謝恩！（落坐）

帝：卿何一醉如此？

李：近日長安市上，新开酒坊一座，众位詩友相邀，同至席間酬和，故尔臣多飲了三百觥。

帝：爱卿酒量何其大也！

李：豈不聞“量大思吞海，詩狂欲上天！”

帝：可知孤召卿一事？

李：召臣來賦詩的？

帝：不是。

李：玩棋？

帝：越发不是。

李：二者俱非，那一定是要臣飲酒了！

帝：只因渤海使臣齎來番書，命你讀來君臣一听！

李：呵！

（唱“北耍孩儿”）为奸人蒙蔽妬賢才，空負經綸自悲哀。聖上呵！臣本是布衣草芥，何足道哉；滿朝鴻儒比比在，何須我被黜庸才！

帝：（唱）知卿本是栋梁才，濁土难將美玉埋。

賢臣度量如海，国祚安危，卿当思哉！